



笔走老美 肖复兴专栏

母亲的画



肖复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曾到北大荒插队6年，当过大中小学的教师10年。著有杂书多种。

我是先认识谢妈妈的女儿，后认识谢妈妈的。那天傍晚在所住的小区散步的时候，老远看见她一家三口也在散步，碰面听她女儿介绍才知道，那天谢妈妈和她老伴刚从国内飞来，没有什么长途疲惫的样子，显得很兴奋。

谢妈妈应该兴奋，女儿刚刚买了一幢别墅，巧得很，房子的钥匙也在这同一天拿到手。谢妈妈和老伴这次来，是要帮助女儿收拾房子搬家的。

以后一连一个多星期，谢妈妈和老伴帮助女儿买地板、买割草机、刷墙、装箱打包，忙得不亦乐乎。只有在晚饭之后，我才能看见他们老两口得以喘息，和我说说别墅的事情。累是累点儿，高兴的心情还是溢于言表。女儿年近四十，来美国打拼多年，终于买成别墅，而且临近普林斯顿，风光优美，有阔大的花园，还有两株老梨树和一株白玉兰。谢妈妈没来前，国内认识她的人都替她高兴。女儿一直没有孩子，这个别墅便成了全家的孩子一样招人喜爱。

谢妈妈是江苏人，今年65岁，退休整整10年，上了10年的业余大学，学习画画，为的就是打发退休后寂寞的光阴。因为她只有这么一个孩子，女儿远在国外，天远地远，见一面很难，画画占据了她的时间和心思，也能分散一些对女儿的思念。10年，她的水彩画画得进步非常，颇得老师的夸奖，还被选出几幅参加画展。这次来美国之前，她精心画了好多幅，全部都是江南水乡、小桥流水，黑白瓦墙。家乡的风景，总会牵系女儿的心，看到了这些画，细雨梦回，就能够想起家乡和她这个老母亲。

我参观过谢妈妈带来的这些画，全部装裱成框，一共6幅。又是镜框，又是玻璃，不敢托运，都是双手抱着，坐飞机一路带来，只有母亲才能够做得到。她还特意让我看了看没有装裱的几幅画，是备用的，说如果女儿或女婿不喜欢装裱好的，可以换这些画。也只有做母亲的才有这样的细心。

我问她为什么是6幅，是图个

六六大顺的吉祥数字吗？她笑着告诉我：四个卧室，两个客厅，我算好了的，一个房间挂一幅。

搬家的那一天，虽然累得够呛，却掩饰不住喜悦，她对我说：哪天到我家来玩啊！

谢妈妈错就错在，把这套新买的别墅当成自己的家了。其实，说它是女儿的家都不准确，它应该是女儿和女婿的家。虽然她是女儿的妈妈，来到这里却只是客人。

一个多月之后，谢妈妈的女儿邀请我和其他一些朋友到她的别墅做客，庆祝乔迁之喜。那是个星期天，我有一个多月没有见到谢妈妈了，看见她一下子憔悴了许多，忙问是不是搬家收拾太累了？她摇摇头，悄悄把我拉到她住的房间里，那6幅水彩画一溜儿摆在地上，依靠在墙头，仿佛地摊上卖画似的。没等我说话，她先说道：你说气死人不气死人？我那个女婿指着这些画对我说，这房子有我出的一半的钱，你要是想挂这些画，一定要征得我的同意！我问：你女儿怎么说？她更生

也许，是谢妈妈太一厢情愿，而今两代人的观念和感情已发生了变化。

气地对我说：女儿？她站在旁边一声不吭。

我不知道该如何劝慰这位母亲。也许，是谢妈妈太一厢情愿，而今两代人的观念和感情已发生了变化。但我心里也在想，这6幅画画得正经不错呢，我到过附近一个叫New Hope的地方，那里集中了不少美国画家的画廊，卖的画有很多并不比谢妈妈的画强多少。即使这6幅画画得不好，也是你母亲的一番心意，千里扛猪草——为（喂）的不是你们？退一步讲，你们有你们自己的房间布置打算，哪怕先把画挂上，等母亲走后再摘下来也好啊，起码先哄哄母亲高兴不行吗？

那天晚上临走时，谢妈妈送我出来，悄悄对我说：还有不到一个月我就回去了，我想好了，临回去之前，把这些画都撕了！我忙劝她：人家《红楼梦》里晴雯撕扇，您撕画，跟孩子生那么大气干吗？她说：总不能让我把画再背回去吧，多没面子！

如今，谢妈妈已经回国了。我不敢问那些画是怎么处理的。

以文为戈 刘武专栏

马路堂会



刘武，导演兼制片人，曾任大学讲师、新闻记者，出版过《醉眼看乾坤》、《生命的几分之几消耗在路上》等专著，参与编导100集大型纪录片《睦邻》、45集纪录片《兄弟》。

马路的左边是一支乐队，乐队的组成很奇怪，有电子琴、笛子、二胡，还有手风琴、响板等乐器，没人想到它们这么组合也能奏出奇妙的音乐；马路的右边则是听众，有的坐在马路牙子上，有的坐在人行道边，这些听众多的时候有两三百人，少的时候也有几十人。隔着马路看表演，这样的演唱会估计很多人没有看过。

要是我说这种特殊形式的演唱会就在北京，大概有人会说我瞎扯。但实际上，演唱会每晚就在我去超市途经的一条马路上举办，从5月份天暖开始，一直到10月份天冷下来，除非晚上下雨，这个演唱会都会照常举办。

这条小马路平时汽车很少经过，来这里演唱、演奏和观看的都是附近的居民。我去超市时，经常远远就听到那条马路上传来男人或女人演唱的声音，他们唱的基本上都是民歌、红歌还有戏曲，有些歌曲还非

常考验演唱者的实力，如《青藏高原》、《天路》等，让人感叹民间真是藏龙卧虎，多高的调子也有人唱得上去。

其实不用细看，听听他们的歌声，就知道这些演唱者和听众基本上都是30岁以上的人，偶尔也会有些小孩子来这里，但都是父母或爷爷奶奶带来的。他们乐此不疲，一般从晚上天黑后唱到十点多钟，吹拉弹唱，哼唧呀呀，好不热闹。

有时，简陋的乐队前也会出现一个跳舞的人，跳一段陕北的秧歌舞或东北的朝鲜舞，甚至新疆舞，但绝对不会有街舞、霹雳舞等时尚舞蹈。虽然那里的场地很适合表演街舞，可表演者大都是四五十岁的女人，她们表演的是这个年纪的人年轻时最热衷的时尚舞蹈。

我偶尔会稍稍驻足看两眼，或听几句，便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那些演奏者和演唱者往往配合得很好，比如会试试音调、商量个曲调，

他们并不需要别人喝彩，也会自娱自乐，将娱乐进行到底。

像电子琴如果作为主音演奏的话，其他演奏者会自动加入进来，给这段音乐加上和声、配器等。他们的演奏和配合既大胆又敢于创新，而且显然不用提前排练，就能达到浑然天成的境界。

而马路另一面的观众们，其实大都是一边纳凉、聊天，一边观看对面的演出，其中有不少还是在北京打工的民工，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难得又值当的娱乐欣赏。所谓难得，是因为这些打工者在北京绝不会花钱去戏院或音乐厅看表演，而这里的演出却满足了他们娱乐的心愿；所谓值当，当然是因为在这里看表演不用花一分钱，还能露天乘凉。

一曲终罢，这些观众并不喝彩或鼓掌，说起来似乎一点也没有维也纳金色大厅里的观众们那样绅士。他们对演奏者和演唱者的鼓励，就是毫不动摇地坐在马路边，一直等人们唱累了、演奏累了，收拾起家伙回家，他们也才起身离开。而第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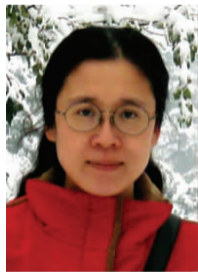
天，又按时来到这里，有滋有味地听那些人又唱又乐。

严格说起来，这不应该算演唱会，而更像堂会，别具一格的“马路堂会”。也就是说，观众在这里自个儿聊自个儿的，自个儿吹风纳凉，而演唱者和演奏者就是个伴奏的，相当于现场给大家放音乐或歌曲。我打心眼里有些钦佩这些演唱者和演奏者，他们并不需要别人喝彩，也会自娱自乐，将娱乐进行到底。

如今，也有不少音乐戏曲爱好者经常在公园、小区里吹拉弹唱，不过，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中像我看到的这种“马路堂会”倒是比较少见。虽然在马路旁边演唱并不可取，毕竟存在一些交通危险，但想想这些平头百姓晚上只能跑到马路边来自娱自乐，我便一方面感叹他们如此缺乏免费的娱乐生活和场地，另一方面则非常欣赏他们苦中作乐的精神和处之泰然的生活态度。

纸春秋 路也专栏

模板时代



路也，毕业于山东大学，现任教于济南大学文学院，著有诗集、散文随笔集、中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等多部。

越来越理解卡夫卡《变形记》以及里面的主人公格里高尔，不但深深地理解，还超越其上，发现了作品的矫情，不就是为养家糊口偿还父债而拎着公文包赶车去公司上班，看老板脸色，不得自由吗？只那么一点，真缺乏耐心。还有那个茨威格，早在1925年就写过一篇文章《世界正在变得单调》，号召大家用书籍的芬芳来抵制世界日胜一日的平均化和类型化，他攻击的主要敌人竟然是晶体管收音机，真够虚张声势的。

卡夫卡和茨威格不知道我们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相比之下，他们其实多么幸福。

计算机和网络有千好万好，却被一群机械主义形式主义的僵化之徒使用出了毛病，不把人类变成机器绝不罢休。是的，排版印刷方便了，是狗是猫都想出书，出不成书的也要把平庸文字打印成冠冕堂皇模样。毕业论文复制粘贴别人的成果不要紧，只要论文格式一丝不苟，完全符合模板即可。写作过程中为反复修改要打印无数遍，最后装订N份分发给N个人，字体、字号、标点和行距都有统一规定，细致入微到让人想揪着自己头发离开地球。比

如，内容提要中最后列出关键词，每个词语之间须用分号，如果不小心中用了逗号，你不可以拿起黑色钢笔在逗号上面补充一个小黑圆点，必须在电脑模板上改过并重新将这一页打印N份……此类细节不胜枚举。使用网络之后，电子版替代纸版，从理论上讲可节约大量纸张，但是很不幸，据统计，使用电脑之后比使用电脑之前，纸张消耗量竟多出五倍！造纸厂排污糟蹋了环境，获取纸张原料要砍伐森林，于是我们的行为间接地嫁祸于大自然。等我们把这个地球彻底毁掉了，准备搬到月球或火星上去居住吗？

另外，由于表格的设计、印制、发送、贮存的流程大大简化，越来越庞大冗繁的管理机构的每一级科室动辄印发有用无用的表格让相关人员填写，填写堆积如山的表格成了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人除了做好专业之外，必须还是会计、统计员、程序员、档案员，办公管理的琐碎活计嫁祸于每一个人且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不同表格都有严格的固定的模板，填法也越来越苛刻，似乎不把每个人的高矮胖瘦和五官都按统一度量衡硬塞进同一模板里去就决不罢休。这人生够悲哀的，变得

这人生够悲哀的，变得像各式各样模板一样呆板乏味无趣，毫无创造力可言。

像各式各样模板一样呆板乏味无趣，毫无创造力可言，谁的表格填得好，谁就差不多成了先进工作者。这真是咄咄怪事，计算机本是为解放生产力为人类自由而发明，如今在很多环境里却成了重要的专制工具。

有一个理工科朋友，填表填到政治面貌，不填“群众”，而填“普通公民”，领导不依，他据理力争，“群众”是一个复数的集体名词，一个人是单数，何以成“群众”？在主要经历一栏，一般都是从上小学开始填，在某个起止时间段在何处上小学上中学上大学，参加工作至今。可他忽发奇想，在上小学之前又加了一行：“六岁之前在家玩耍”，想想也是，如果有的人认为他的童年无比重要，是性格形成阶段，是一生起点，填写上去也未尝不可。

希姆波尔斯卡有一首诗叫《填履历表》，“你填写时就像你从来没有和自己说过话。你站在远处，回避了自己。”在诗的结尾，听到的是机器磨纸浆的轰隆声响。进入模板时代，填写电脑表格，其复杂程度比这诗中写到的又变本加厉了数倍，令人谈表格色变。

某省级职称评定表格上，模板

下面附有详细说明，越看越糊涂，“姓名请填写常用名。年龄请填写实际年龄。至于性别一项，特别注意，须如实填写，跟身份证保持一致。”有生以来，第一次对自己的性别产生了疑问，莫非参评人员里面有变性人或者为评职称而女扮男装的？请假也需填表，是在线填写，领导已经准假，而电脑却无法确认，所以人还是走不成。最后终于生成打印出一个表格，上面竟无姓名，请假人后面是冒号，冒号后面下划线空格里自动显示一串数字5209019，这个数字就是我，这是我的工号，盯着数字发呆，我没有名字了，我是一个数字，连甲虫都不是，甲虫毕竟还是活的——那么，我是谁？我究竟是谁呢？

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苦难，“古人愁不尽，留与后人愁”，当年我爷爷是黑五类坐监狱，后来我爸爸遇“文革”挨批游街，现在轮到了我——被异化。茨威格如果活在今天，他肯定不会埋怨收音机的发明造成世界的同时行动，使单调渗透人心了，面对电脑模板，他会怀念收音机的醇厚与缓慢；至于敏感孤绝如卡夫卡，若活在今天，他也肯定不会写《变形记》了，他会干脆找一堵墙，一头撞上去拉倒。

●编辑：孔昕
●美编：马晓迪